

苏北少年 “ 堂吉诃德 ”

毕飞宇

明天出版社 2013 年 9 月第一版

第一章 衣食住行 (二)

游泳裤

光屁股游泳算不算裸泳？不算。光屁股游泳是一件很原始的事。裸泳呢？却是城里的年轻人所玩的时髦游戏。

我记不得我是几岁开始游泳的了，我的父母怎么从来就没有问过这件事呢？我至今记得我带着我的孩子去学游泳的情形——教练就在他的身边，可我依然不放心，一步也不肯离开泳池。我不能说我的父母不关心我，我只能说，在他们眼里，夏天来了，他们的孩子泡在河里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，和一条泥鳅泡在水里没有什么两样。

乡下人学游泳永远是一个谜，没有人真的“学”过，划着划着，突然，你就学会了。这个突然真的是“突然”，仿佛身体得到了神的启示，你的身体拥有了浮力，你和水的关系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相信所谓的“基因”，作为最初的“水族”，人体的内部一定储存着关于水的基因，说白了，关于水的记忆。同样，我相信人体的内部储存着音乐的基因、绘画的基因和文学的基因。摧毁基因大多是愚蠢的父母，孩子是他们的，他们自作聪明，自然而然就成了孩子的老师。结果呢，神秘的基因消失了，水银一般灵动、水银一般闪亮的东西变成了水泥。他们为孩子的笨拙捶胸顿足。

乡下孩子在游泳的时候当然不用泳裤。泳裤？那太可笑了。我们在岸上都光着屁股，到了水下还装什么斯文？给谁看呢？反正鱼和虾都不看。再说了，不就是一个小鸡鸡加一个小蛋蛋么，都是耳熟能详的，你花钱请人看都不一定有人愿意看。

但是，是谁呢？是谁呢？他带来了一项了不起的发明——他把两条三角形的红领巾重叠起来，剪去三个角，再缝上，这一来两条红领巾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游泳裤。这个天才的发明鼓动了所有的孩子，一下子成了时尚。不要以为时尚一定就是席卷全球的大事，有时候，一两个小村庄也能流传自己的时尚。我

们村热闹了。一到傍晚，所有的孩子都成了猴子，带着红红的屁股跳进了河流。

时尚紧接着就成了我们村子里的文化。村子里很快就有了这样的传闻——河里的鬼，也就是水鬼，最怕的就是红色。一个孩子一旦穿上红色的泳裤，水鬼就再也不敢靠近他了。道理很简单，红色的纺织品就是水下的火，它们像太阳一般，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燃烧，它们会照亮幽暗的河床——水鬼无处可藏了。想想吧，那么多的红色泳裤一起拥挤在一条小河里，小河里顿时就融入了十多个太阳。水鬼？嗨嗨，见鬼去吧！

我要说，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是愚昧的。愚昧要不得，愚昧是我们的敌人，这个还要说么。但是，任何事情都要分两头说。长大之后，我成了一个现代文明人，但是，我始终认为，我的灵魂深处有某些神秘主义的东西，这是愚昧在我的灵魂上留下的疤，在文明之光的照耀下，它们会闪闪发光。这对我是有帮助的，尤其在我选择了写作之后。我是一个坚信科学的人，我推崇逻辑。但是，我从不认为科学可以对付一切、逻辑可以表达一切。有许多东西会越过科学与逻辑，直接抵达我们的灵魂。

愚昧从来都不可怕。愚昧可怕的地方就在于，它引导并企图控制这个世界，它引导并企图控制每一个人。

——我们的时尚并没有流行多久，和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时尚一样，我们的时尚遭到了另一种力量的摧毁，那就是“文革”时期的政治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们的校长发现了泳裤的秘密。他吓坏了。他哪里能想到呢，一群无畏的孩子拿“红领巾”做了小鸡鸡的遮羞布！这怎么了得！这怎么了得哦！出大事了嘛——红领巾是什么？“红旗的一角”，“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”，它居然和小鸡鸡、小蛋蛋混到一起去了。

查！

是谁第一个这么干的？

和许许多多的时候一样，结果出来了：A看见B先穿的，B看见C先穿的，C看见D先穿的，而E则是看见A先穿的。这是多么光滑的一个循环，光滑的循环在骨子里是一个死结，除非你把孩子们一网打尽。

孩子们并没有政治智慧，可强大的政治智慧在孩子们的面前时常无功而返。这是天理，老天爷总是保佑孩子的。

再威武的政治都有它的死穴。阿门！阿弥陀佛！